

尚書後案

尚書後案卷十六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酒誥

王若曰

釋文曰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

鄭曰成王言成道之王

馬曰

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

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誤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釋文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疏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云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

案曰鄭云成道之王者據疏則鄭馬王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曰據釋文所引馬注則衛宏賈逵亦有成字此漢學也馬謂是後錄書者加之蓋以成是謚故云然鄭以爲成道之王則鄭意以當時號爲成王如湯稱

武王文王稱寧王之例孔無成字晉人刪也

明大命于妹邦

鄭曰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

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詩云之卷

之二卷鄘風桑中疏又馬曰妹邦卽牧養之地釋文傳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

疏曰此妹與沫一也故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

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卽東與北爲鄉也

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

案曰鄭注妹邦云云者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鄉南謂之鄉東謂

之衛此以妹邦屬鄘則在朝歌之南矣鄭必以朝歌之南爲鄘者以妹邦化

紂淫惡尤甚而于詩見于鄘風所稱沫之鄉者是詩又稱沫之北沫之東則

沫北沫東與沫鄉同被紂化俱在朝歌之地而各處其一偏矣說文邑部云

邶故商邑在河內朝歌以北是也則沫北爲邶也對北而言則沫鄉爲鄘在

南沫東爲衛矣故鄭言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益以見沫鄉在南屬鄘國矣

沫鄉卽妹邦沫妹字通也僞孔故欲與鄭違異以妹爲朝歌以北若然則沫之北遠于紂都其俗當善何以詩咏沫之北與沫鄉沫東同刺乎傳說非是疏附會之皆妄也鄭又云其民化紂嗜酒者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下文言嗣王酣身是嗜酒爲紂所化也又言康叔爲連屬之監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連屬皆諸侯之長得兼統數國者也鄭必言此者攷鄭詩譜旣言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言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是鄭以康叔未有邶鄘妹旣屬鄘非康叔之邑而明大命于其處故說其得統之由以爲其連屬之監故也鄭必以康叔不有邶鄘者詩譜以邶鄘衛爲商畿方千里之地則太大不得封一國故云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聞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雖不得邶鄘爲連屬之監故被其教亦猶文王居岐豐化行江漢也知康叔爲監者詩旄丘序云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明衛之先世爲方伯連率也馬義未詳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傳曰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鹵土岐周疏曰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榆爲昭毀榆生公非爲穆公非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太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邠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邢胥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穆也

案曰傳云父昭子穆云云者鄭儀禮喪服傳注云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又周禮小宗伯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國語周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韋昭注十五王謂后稷不窋云云與世本同是文王次正當穆然后稷至文王千餘年傳世僅十五則必每世皆七八十歲生子方合恐無此理蓋不窋失官竄居戎翟亾其譜牒然自後遂以此

爲定周頌載見篇云率見昭考毛傳鄭箋皆以爲武王是文王爲穆也

厥誥茲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
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釋文曰越音秘
去詩照反惟行

下孟反○案曰古音凡行
皆讀若杭釋文音非也

傳曰文王所告愼衆國衆士于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用此酒
不常飲惟天下敎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
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于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
以酒爲罪也疏曰衆國卽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旣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
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
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敎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亦天所使也顧
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

案曰傳以誥茲爲告愼者茲愼說文比部文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酒誥
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愼酒也是也鹵伯戡黎注文王爲雍州牧
故得總告衆國也少正官之副貳也蓋康誥正人爲正官之首則此少正乃

正官之副左傳鄭有少正公孫僑家語魯有少正卯則少正之名其來久矣
庶士總指朝臣蓋士之言事也朝臣各有事故稱庶士若少正則為其倖貳
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不在庶士之內疏說最明其御事傳云治事吏而疏以
為卑賤則非也牧誓御事在三卿之上豈卑賤者故傳疏以為即總目三卿
等此文與彼同不應有異蓋亦總目庶士少正而言凡朝臣皆御治事者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字注云惠也从心
先聲易代切俗加久非

案曰鄭周禮注引有正有事二
句正作政案說文卷十下心部

傳曰小子民之子孫正官治事謂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于所治衆國飲酒
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
皆愛惜之則其心善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于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
惟專一疏曰衆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
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隅之驗也

案曰有正為正官即上文所謂庶士蓋正官之首即正人也有事為治事即

上文所謂少正也曰有正有事則朝臣盡之矣而必先之以小子者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故也傳以彝酒爲常飲酒者韓非子卷七說林篇引紹續昧對宋君曰康誥曰無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是也疏引大傳者彼文云宗室有事族人皆待終日大宗已侍于賓翼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鄭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禮志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嗣爲小宗賓寮友助祭者也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孫文曰長之丈反賈音古養牛亮反洗先典反腆他典反○案曰華古文尚書作見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洗當作瀦瀦也从水而聲先讀反作洗

也非

馬曰洗盡也

釋文○案曰洗腆二字音并馬注此條注疏所采釋文俱漏去從是第六卷

傳曰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

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

有求易所無遠行買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案曰上文聰聽祖考此厥考皆指父現存釋親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郭璞以爲對文如此散文則通引此經爲證是也傳以肇爲始釋詁文釋言云肇敏也郭璞引此經解之其義勝孔傳也買爲賣者說文貝部云賈坐賣售也是也慶爲善者毛詩皇矣傳文洗爲潔者洒灑有潔義也馬訓盡未詳疑有誤腴爲厚者方言文又白虎通卷下商賈篇云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入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以求利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賈之哉我待價者也卽如是書曰肇肇車牛遠服賈用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據此是言商賈本不同今以牽車遠行之商乃不稱商而謂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故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傳曰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疏曰衆伯

君子統庶士有正者經戒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
案曰庶士統卿大夫而言有正正官之首各見上文上文言庶士而繼之以
少正則以其卑賤者別言之此文言庶士而繼之以有正則指其尊貴者別
言之皆舉此以該彼互文亦省文也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指其齒德尤重
者言之耳若如傳云統轄庶士有正者未必然也

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傳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我大惟教
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疏曰釋詁云羞進也

案曰羞耆惟君傳以爲進于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文義紆曲不可從愚謂
羞耆養老也惟君君燕其臣也蓋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與其臣燕飲則得
飲酒也此戒妹土邦國之臣而傳以爲戒其君故悞耳觀省作稽亦皆戒臣
之詞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

忘在王家

經文曰爾其位反

鄭曰饋祀助祭于君傳曰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于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案曰鄭云饋祀助祭于君者此饋祀傳謂祀其祖考則上文已言惟祀得飲酒足以明之此處何必又及卿大夫祀先得飲酒之事當從鄭爲助祭諸侯助祭王朝亦是助祭但此主于教妹土恐其在本國習染惡俗故誥戒之若助祭王朝自無縱酒之事然則此助祭乃卿大夫助祭于侯國非諸侯助祭于天子也傳以介爲大釋詁文

王曰封我鹵土裴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傳曰我文王在鹵土輔訓往日邦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于酒故我周家至今能受殷命

案曰傳以裴爲輔說見康誥徂往釋詁文言御事總指朝臣言小子舉民之幼者以該長者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

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釋文曰相與亮反暇遐麻反

傳曰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崇聚也暇逸猶不敢況聚會飲酒乎明無也疏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也易泰及歸妹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皆以湯名帝乙而此又爲紂父者乾鑿度又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卽紂父殷道質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孫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攷殷本紀商世數不數兄弟相及者從湯至帝乙十世而云元孫之孫又云六世王者言元孫以見恩所殺止更言之孫則無思見矣孫者通遠近言之雖百世亦孫六世王者六世以後之王以恩絕于六世故也此言御事蓋亦總目朝臣合凡御治事者而言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傳曰于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疏曰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爲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

案曰前康誥攸首言侯甸男采衛乃據周制此節言殷亦舉周服之名者或殷本沿虞夏甸侯綏要荒之名此特借周名以言殷制或周因殷禮周九服之名始于殷皆可鄭注王制言殷封建之制說見皋陶謨獨殷之服名不見經注無以言之但鄭謂殷時中國最小僅方三千里必無九服之名此節必借周名以言之耳其實殷仍五服甸侯綏要荒而已不言采省文耳又服數非五卽九惟周官言六服蓋周九服本除畿內連畿內除蠻夷鎮蕃則六矣然周官僞書亦不足據正義言六服支綴甚矣邦伯當兼當州之牧并天下二伯而言若連屬卒恐不可名伯正義亦非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傳曰于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疏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總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

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

案曰百僚庶尹卽有正也惟亞卽有事也惟服宗工總言之據正義以亞兼大夫士則與牧誓亞旅專言大夫者不同

越百姓里居

傳曰子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疏曰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

案曰百姓說詳堯典其致仕居田里者則載師三等采地畧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謂有致仕者副之者在朝既有正田旣致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

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鄭說畿內九十三國三伐皆同則致仕副邑殷亦與

周同

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釋文曰湏面善反辟亦反

鄭曰飲酒齊色曰湏

詩十四之三卷小雅齊之初經疏又十八之一卷大雅齊風

傳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湏

于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于正于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

案曰鄭云飲酒齊色者蕩詩云天不湏女以酒被疏引此注是謂飲酒而醉

面皆變爲一色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湏沈于酒也从水面聲卽引周書此

文以證沈于酒則齊色意亦同故傳云沈湏也傳又以尹爲正釋言文部璞

曰謂官正也小雅都人士傳亦云尹正也是也祇爲敬辟爲法竝釋詁文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

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蠲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

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變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釋文曰爾氏什反易加字馬以鼓反義子

用反洪音溢又作逸亦作佚蓋許力反錄
且庶事自酒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

傳曰嗣王紂也酣樂其身施政令于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于怨不
可變易大惟其縱淫佚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紂
大厚于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聚罪人在都邑而任
之于殷國滅亡無憂懼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虐惟爲
民所怨咎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于殷無愛于殷惟
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案曰傳以酣爲樂說文酉部云酣酒樂也是也又以盡傷爲痛傷說文卷五
上血部云盡傷痛也从血聿而聲卽引周書此文以證許力切是也玉篇卷
中第二百二十八血部云盡痛甚也此字本从血从聿及而乃改入血部恐
玉篇爲後人所訛非顧野王元本其云痛甚則與說文及孔傳合至卽忠恕
汗簡卷上之二云盡古文尚書作盡出義雲章从血者又改爲从夕則更不
可解又張參五經文字云盡从聿从而而音逼而乃聲非从而而張乃云云
疑皆非也商邑傳以爲都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京大師衆也天子所居

故大衆言之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是說此經以邑爲都之義也雅爲憂釋詁及王風兔爰毛傳文說文無此字蓋古作離也弗惟馨香登聞于天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者國語卷一周語上云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昭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香不上聞于神正此義也腥俗字本當作胜也傳以自爲用詩周頌執競毛傳文也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云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亦是說此經之意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釋文曰監王昭反勅者八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勅勅步殷獻臣

傳曰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聖賢有言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于是勅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疏曰勅

固釋詁文

案曰多方亦曰我不惟多誥言不在多言耳傳云我親行之欲見非空言作

詰非也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于人毋監于水戰國蔡澤說應侯曰
監于水者見面之容監于人者知吉與凶則民監之言其來久矣傳以勅必
爲固慎而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勑慎也从力吉聲卽引周書此文以謹固
而慎之固亦慎也殷獻臣殷之故家殷士膚敏者也人望所在故欲其周固
慎戒之其後敎成王治洛亦曰其大傅典殷獻民亦此意釋言云獻聖也聖
是通明之號也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

禮記三十九卷五十五疏

傳曰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

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疏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敎典禮典政典
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卽康叔
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
官所賓友者敬也

案曰鄭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彼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爲

春秋矣故彼疏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尚書記言誥之
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彼疏又引熊安期疏云周禮太史職云太史抱天
時與太師同車襄廿五季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太史記動作之事
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廿八年傳曰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
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

大戴禮卷八據禮記云內史太史左右手也
禮辨于彼注亦云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

以酒誥云云鄭注云云是內史記言太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有闕則得交
相攝代故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季傳云史佚周成王太史
襄廿季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若太史有闕
則內史亦攝之觀禮賜諸公奉篋服太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
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
俾戎夫言之汲郡古文亦云穆王廿四季命左史戎夫作記似左史記言矣
然古今人表云右史戎夫則左字是誤否則亦闕而代攝者乃荀悅申鑒云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

爲尚書與禮記正相反非也今此疏以太史內史爲侯國之官據熊疏太史卽左史內史卽右史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三年楚有左史倚相侯國有左右史則卽太史內史可知也鄭惟言記言記行不及六典八柄者王朝與侯國官制雖相放效若六典八柄恐非侯國所有傳言掌典法疏附會之皆非也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疏傳曰于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况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疏曰于善臣卽上經股獻臣也百尊官卽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卽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

案曰鄭以服休服采爲近臣者說文木部云休息止也故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采之言事朝祭皆大事故以服采爲朝祭之近臣也孔傳云云與鄭異攷此處上下文皆指百工官職何以爾事忽指身事服休服采爲服美道服治民乎其說非也

知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

釋文曰圻父音甫薄各反律又決各反連知字徐音四

鄭曰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

詩十一之一卷小雅祈父疏

馬曰運行也

文釋

傳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順疇咨之司馬乎况能迫迺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疏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司徒致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司馬征伐閭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宏大釋詁文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

案曰鄭以若疇爲順壽又以圻父爲司馬主封畿之事者詩小雅祈父毛傳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又云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彼疏云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但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攷若順釋言文也疇本俗字無理不可用說文田形則作或作詈語詞則

作鬲引書鬲咨以證誰也則作鬲三字各不同而鬲鬲皆从鬲得聲者也今此經若疇孔解爲疇咨使其解果是則字必作鬲矣而今乃作疇者祇因俗人妄造鬲字以當壽考之壽又強加田傍又將田形語詞誰也三字皆廢不用槩以一疇字當之故妄改孔本作疇耳乃祈父疏引鄭注以爲順壽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釋文云鬲此古疇字本亦作壽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然鬲又無此字當是鬲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爲古疇字馬鄭音受者蓋以鬲是語詞作若鬲于義無取故破鬲爲壽解爲順壽釋文云本亦作壽者馬鄭本也說文卷八上老部鬲字卷四下受部鬲字故殖西切故音受也

鬲字注从老省鬲聲當是从鬲字口字得聲亦如卷二上口部鬲字注从口鬲又壽乃是鬲字又壽字得聲也

司馬主兵甲而鄭以

爲順壽萬民者夏官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皆綏靖萬民使各得順壽之事王朝如此侯國當略放其制故鄭云順壽萬民之折父也薄連傳云迫違說文卷二下危部云

違離也而馬以違爲行者訟象傳天與水違行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蓋相違而行卽有廻繞之義馬與傳同也地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故傳以農父爲司徒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圻父農父既是司馬司徒宏父自是司空也三卿一例句法平列若壽爲順壽萬民薄違爲迫回萬民若保常爲順安萬民傳別言當順安之語勢歆側非也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釋文曰辟必亦反

傳曰司徒司馬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汝剛斷于酒乎疏曰定辟總上自劾必殷獻以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况而接之其實總上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釋文曰然其逸

傳曰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盡執拘以歸于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

沈湎于酒勿用法殺之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疏且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殷之諸臣漸染紂惡日久故不可卽殺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

案曰傳以佚爲失古字佚與失通謂縱失之也拘當作柯說文卷十二上手部云柯撝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柯虎何切字又通作苛秋官萍氏掌幾酒鄭彼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釋文云苛音何又呼何反彼疏云幾酒不得非時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爲酒食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然則彼注苛察非時正此經所謂柯羣飲也天官閭人注苛其出入秋官環人注苛留並作苛而閭人釋文又云苛本又作呵故天官官正注幾阿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地官比長注出鄉無節過所則阿問漢李廣傳廣飲醉霸陵尉呵止廣江充傳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阿問之皆是也以諸文並與柯同經言執則必不重言拘故當爲柯僞孔誤作拘者說文敘俗書之謬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此不合孔氏古文苛字从艸从可今乃从止从句爲苛字經典所無故許慎以爲不合然

卽此可見有以可誤爲句者則拘之誤爲拘亦未必始于僞孔但僞孔竟解爲收捕則非矣飲酒罪至于殺者周禮司裁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蓋古有此法漢以後尚有此禁故有賜酺之令然曰其殺猶爲疑詞及其論決則又必審其情也諸臣惟工諸惟是語助傳以工爲官者周頌嗟嗟臣工毛傳云工官鄭箋以工是諸侯之卿大夫是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

鄭曰斯析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六卷毛詩傳鄭氏門音義

傳曰汝有此明訓以享國汝若怠忽不用我教

辭惟吾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于見殺之罪

案曰鄭云斯析也者陳風墓門云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文引鄭尚書注云云又云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說文十四上斤部與毛傳同傳以斯爲此非也有斯明享言有分析明白之訓以享國也傳又以獨爲潔毛詩小雅天保傳文

王曰封汝典聽朕言勿辭乃司民前于酒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辨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而于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案曰傳以司爲主詩鄭風羔裘傳文也

又案曰揚子法言卷四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公夫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此言甚可疑李軌吳祕注皆不明確徒亂人意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卽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卽此等句應麟此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卽應補入必不任其脫落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于他處別得逸文古文所無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公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旣已全公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朱子語類徐孟寶問一條竟以子雲不見孔壁古文爲說孔壁古文漢大儒多見之况酒誥古今文皆有子雲豈有不見語類尤大誤反覆攷之韓非說林篇引酒誥

之文以爲康誥蓋尚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揚雄偶據其本遂以爲
俄空耳識古者詳之

尚書後案卷十七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傳曰嘗用其衆
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于國用其臣以通
王教于民通民事于國通王教于民惟乃國君之道汝惟君道使順常于是
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疏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
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爲政又用
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卽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
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
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于國使人君知之也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
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總包大臣故

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于國故連言之用臣卽用卿大夫都家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于民也上承于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

案曰鄭注云云者康叔所治當有卿大夫采邑又其所職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言用其庶民及小臣之賢者以達大家之政于邑用其臣之賢者以達二王後及邦君之政于國此二者皆州牧之所有事也詳觀鄭注則經惟字當作暨疑是僞孔所改也王與邦君並言則非天子故鄭以爲二王之後二王之後亦邦君也以其不臣更別目之達王及邦君政亦須用庶民但言臣者省文也大家是本國卿大夫采地故鄭言于邑王與邦君是他國故言于國也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詩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緡氏箕氏饑氏終葵氏卽衛之大家降至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皆是也傳以太家爲兼卿大夫者是也鄭注周禮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夫稱家卿稱都對

文則然散文則可總言家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云上大夫曰卿是卿亦大夫孟子孟獻子百乘之家是卿亦稱家且侯國不可言都也傳又言都家則非是疏附會之引都家之官注乃夏官敎官都司馬家司馬注文愚攷侯國之制經典無文載師家邑小都本王朝之制但侯國亦有卿大夫則制必相似若兼言都家則連載師所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者兼舉之與侯國不合疏又以公邑解之載師四等公邑全屬王國之制侯國豈得備有且夏官都司馬注云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司馬注云家卿大夫采地觀此文甚明侯國自然只應有家不應有都何得混言都家且疏于上注攷三公爲公卿下注去卿字專言大夫移易鄭注以遷就僞孔皆非也傳又以王爲天子王字句絕亦非以惟邦君爲句謂惟乃國君之道亦不討當從鄭義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日子罔厲殺人

傳曰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疏曰不言士從可知

案曰三卿已詳牧誓酒誥鄭注禮記內則云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兼職者王制疏引崔靈思疏云三卿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諸侯無冢宰宗伯司寇也尹即酒誥庶尹正官也旅即牧誓亞旅之旅但彼專言大夫此兼士為異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釋文曰勞力報反下同

傳曰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疏曰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

案曰上文既言用賢才以達政立典常以為法使三卿以下皆不敢厲人而此節歸本于躬行率先以為之倡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有

釋文曰先音嗣見如字徐賢通反戕徐在羊反又七良反

鄭曰戕殘也

周禮二十九卷鄭注大司馬疏曰案曰釋文作焉注

傳曰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

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疏曰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

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之下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案曰鄭云戕殘也者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鄆子于鄆賈逵注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是戕爲殘也

又案曰論衡效力篇梓材云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以戕敗人有連下讀又以音相近誤戕爲疆又脫去敗字又以音形俱相近誤宥爲有又啟字避景帝諱改開又偏傍相近誤監爲賢又亂古一作毋以相近誤爲率又爲字古讀若化誤爲化又謬解之云言賢人壯疆于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攷馬鄭于此經皆以戕爲殘又鄭于太宰注引此經與今偽孔本不異則知論衡妄也

王啟監厥亂爲民

釋文曰監王音反劉工衛反爲于偽反

傳曰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

案曰傳以監爲監官攷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然則監指諸侯而言啟

監猶立其監也傳云監官非是或以監爲諸侯之長謂康叔但康叔爲州牧固諸侯之長而此經啟監却泛指凡爲諸侯者諸侯政之善否繫牧之責責監卽責牧也此說亦非或又以爲如三監之監此時武庚已誅何監之有尤謬厥亂爲民如下文所云是也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釋文曰屬婦上音弱妾之事妻也

鄭曰無胥戕無相殘賊無胥虐無相暴虐

周禮二十九卷夏官大司馬疏

傳曰敬民無得相殘傷

相虐殺至于敬養寡弱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疏曰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于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非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故也

案曰鄭以胥爲相釋詁文戕爲殘已見上又小雅十月之交箋文大傳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困此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此說敬寡屬婦義也屬對敬故傳解爲存恤妾婦孤窮須存卹以繫屬之也疏以屬婦爲屬于人之婦卽妾婦也說與陸氏以屬爲

妾之事妻同孔鮒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疏說本此要非傳意鄭周禮州長注屬猶合也衆也儀禮士昏禮注屬注也從尾蜀聲徐鍇曰屬相連續若尾之在體故從尾傳以屬爲存恤正合衆注續之意也說文卷十二下云媼婦人妊身也从女獨聲周書曰至于媼婦側鳩切玉篇卷上第三十五女部云媼仕于仄鳩二切餘同說文張揖廣雅釋詁亦云孕重妊娠身媼側也又廣韻引崔子玉清河王詠云惠于媼媼是妊身媼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並言之義皆與說文同也玉篇卷上第二十三人部又作媼壯救休救二切解與媼同此經作屬屬音通媼則從說文作媼婦亦得爲一義但此經句皆作對若上言敬養寡弱下云至于媼婦文義偏側不得帖妥或上句敬當作矜讀爲鰥則可敬矜音轉相亂或以致誤然無所據姑存其疑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釋文見恬田家反

傳曰王者其效實閔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動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案曰傳以引為長釋詁文恬為安說文心部文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舊惟其陳修為厥疆畝釋文曰舊創其反或工犬反

傳曰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

案曰傳以稽為考者鄭周禮官正注云稽猶攷也計也稽攷而計畫之以治田也敷為布者小雅小旻傳文舊為發者說詳大詁疆字本作畺在說文卷十三下畺部注云畺也从畺三其畺畫也居良切又重文疆字注云畺或从疆土畝字本作𡿨卷十一下部首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𡿨倍𡿨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𡿨又重文畝字注云古文𡿨从田从川畝字注云篆文𡿨从田犬聲是所謂陳列修治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釋文曰垣音實墉音庸墍徐許氣反音敬愛反茨徐在私反

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墍至色釋文曰王天典與書集傳二十七卷下。董鼎書集傳無墍集注四卷。陳懷者即集注四卷傳曰如人為室

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墍茨葢之疏曰室言塗墍墍亦塗也茨謂葢覆也

案曰馬云卑曰垣高曰墉者國語君有短垣是垣卑毛詩其崇如墉是墉高

也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垣牆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是垣墉皆牆但卑
高異耳又以墜爲堊色且卑舉墜不言塗者說文土部墉字注云仰塗也而
塗字則在新附是塗當作涂玉篇卷上第九土部云墜虛既切仰塗也漢書
卷八十七揚雄傳云獲人凶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動服虔曰獲古之善塗
墜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顏師古曰墜卽今之仰泥也義皆
與說文合釋文引廣雅云墜塗也故疏亦云墜亦塗也然則涂墪本一事但
仰不仰小異垣墉雖有別大約俱在高處多須仰涂故馬舉墪見涂也劉熙
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墜猶州州細澤貌也塗之則細
澤義亦通也其言堊色者春官守祧掌廟祧黜堊鄭司農云黜黑也堊白也
釋宮地謂之黜牆謂之堊卽璞云黑飾地白飾牆敎梁傳云禮天子諸侯黜
堊大夫倉士黜徐邈曰黜黑柱也堊白壁也蓋地與柱宜黑牆宜白范甯敎
梁注黜堊皆黑者非地官掌蜃共白蜃之蜃注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今東
萊謂之又灰疏云蜃蛤在泥水又取爲灰攷工記匠人爲世室用白盛注盛
之言成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今此經塗墜指言涂牆故以爲堊色也

茨傳以爲蓋者小雅甫田如茨如果箋云茨屋蓋也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
謂以茅覆屋敷梁傳焚雍門之茨范甯云茨蓋也說文艸部云以茅葦蓋屋
是也匠人有葺屋瓦屋葺屋是艸屋則古以茅覆屋其常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

禮文曰樸音角反斲竹角反樸在屋反徐邈郭反說文云讀與

此段疏多脫誤不可讀二文者蓋指塗丹塗丹也說文
丹部引周書作敷丹禮疏疑上文塗塗天之塗亦本作敷

鄭曰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腹

內書疏。陳師車書經
藥傳旁題四卷之下

馬曰梓古作杅字治木

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樸未成器也腹善丹也

禮文。對三晉等
書傳會通四卷

傳曰

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
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疏曰塗丹皆飾物之名腹是彩色之名有青
色者有朱色者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馬云治木器曰梓者釋木云椅梓舍人曰梓一名椅

則梓是木名而治木器亦曰梓以梓材美遂以名工故攷工記荀簞欬器射
侯皆梓人爲之也樸說文木部云木素也斲斤部云斲也馬以樸爲未成器
傳以爲樸治斲削然則樸是就其素質治之而未成器斲是斲削已成器也

馬云獲善丹也者說文卷五下丹部亦云然彼卽引周書此文以證鄭又引山海經青獲者南山經文青獲卽今空青鄭舉此以見獲不獨丹兼有青也山海經所載獲又有白黑鄭不舉者丹青所用尤多也上文塗堅茨塗堅是一事茨是一事此塗丹獲以塗字總目丹獲傳疏以塗丹皆爲飾物之名非也

又案曰以上三喻傳疏云以喻人君爲政之道先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加以教化飾以禮義然後功成此說是矣而未盡也愚謂周公丁寧康叔欲其善繼穆考文王之志故有此三喻猶大誥堂構播穫之說也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咎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杙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杙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杙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仰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事亦見劉向說苑卷三建本篇

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馬以梓爲杵杵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杵材者
正以杵之樸斲丹腹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于文王武王成王周公
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明此則前二篇之詳于文王畧于武王亦無疑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
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用懌先王受命

釋文曰夾音協付如字馬本作付
懌音分字又作教下同先委通反

傳曰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衆國朝享于王又親仁
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君天下能用常法
則和衆衆國大來朝享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于先
王之道遂大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
王受命之義疏曰先後若詩云子曰有先後

案曰傳以來爲近多方夾介同說文大部云夾持也是有近義鄭忠恕汗簡
卷中之二云夾古文尚書作夾是也后爲君者說文后部云后繼體君鄭曲
禮注后之言後釋詁后王皆君也不言王而言后對先王指繼體君也式用

釋言文付在說文人部与也从手持物對人然此字經典少用宜从馬作附也肆今釋詁文懌訓說毛詩大雅板傳文但古無此字釋文云字又作敷是古以敷爲懌然敷本訓厭似不得爲說說文心部懌在新附注云說也經典通用釋疑此得之迷傳云愚釋言云迷惑也是也

又案曰自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曰今王曰王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武王此一節言先王用德以懷庶邦故能格于皇天有人有土以受命今王亦當用德和民以繼先王而受命也其時候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故事先王之時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言之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

王應麟曰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衷梓材謂之迷民召諸侯之蠻民皆商之忠臣曠土也

傳槩以爲戒康叔順文敷衍皆不足

取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釋文曰監古關反

傳曰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于萬年承奉王室又欲

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案曰傳非也已句噫同嘆以結之若茲句總目三篇也監惟曰欲至于萬年言諸侯能若茲誥則享國久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言今王能若茲誥則受命固也此篇三言監皆指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而康叔實爲之牧長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普戒侯甸男邦采衛且以勉王如此

尚書後案卷十八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

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

詩十六之一卷大序文王序疏
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

日日月相望于望後六日二十一日疏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

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

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于月

之半月當日衡光照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歷者必先正

望朔故史官紀之將言望後之事以望紀之將言朔後之事以朔紀之猶今

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

五日者四分之一此年入戊午歲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卽

爲望是己丑爲望言既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

案曰鄭以此篇爲居攝五年事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召誥正是營成周事故鄭以爲居攝五年是本諸伏生也史記魯世家作七年劉歆三統歷以召誥洛誥爲一年內事洛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孔傳從之然伏生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于七十子故鄭从之史記襍采羣書劉歆恐亦出揣測皆不如伏生爲可信漢書五十八卷公孫宏傳周公旦治天下基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明營成周不必待七年也鄭又以二月爲一月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說詳洛誥又推其不言正月之故以未制禮故也傳以望爲日月相望者劉熙釋名卷一釋天云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說文全部云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从子子朝廷也據此則俗从臣通作望者非也傳云是月十五日望疏以十六日爲既望者易小畜上九云月近望孟喜以爲既望謂十六日是也傳又言越六日是二十一日疏又言是月朔是乙亥望是己丑既望是庚寅據經乙未朔之皆不誤鄭亦當同但以爲

是正月非二月則異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鄭曰于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

詩四之一卷王風請疏。禮記二卷曲禮上疏。周禮四卷釋宮疏。史記三十三卷周本世家集解。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

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史記三十三卷周本世家集解傳曰成王朝行從

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

疏曰周謂王都武王已都鎬知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時于豐立

文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至豐告文王廟也告文王則告武王

可知當先祖後考此必于豐告文王于鎬告武王也

案曰鄭云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者考親于祖祖廟猶告告考可

知步行也者說文亦云然步从止从少止足也少者反止亦一足也止少接

踵而前爲行也堂下謂之步釋宮文豐鎬異邑者鄭箋文王有聲詩云豐邑

在豐水之南鎬京在豐水之東是異邑也云步自周則至于豐一似出廟入

廟甚爲近便不見異邑相遠之文者成王恭于父祖奔走速疾告武王廟卽行不俟車駕故錄書者不以異邑相遠爲文以見成王之恭也魯世家注引此爲文誤作爲父據曲禮爾雅疏改正馬云周鎬京也者周自后稷居郃公劉遷豳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鎬京或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詩小雅正月赫赫宗周是也旣營東都于洛又謂洛爲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是也此方從周至豐告營洛事則周自是鎬京也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鎬武王所都在長安鹵上林苑中是也云豐文王廟所在者史記索隱卷十云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于豐立文王廟是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釋文曰先思慮反又如字。案曰易先天而天弗違月令先立春日寅與此同音如字讀非

鄭曰相視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子周公前相視洛居

周公後往

案曰鄭云相視釋詁文伏生大傳太保先周公相宅鄭注云太保召公先周公觀洛邑也是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巨朏芳尾反又善
表反徐又芳讀反

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于順來三月丙午朏于朏三日三月五日召

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

處疏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從月

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于順來者于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

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于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十四

日也經營者攷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

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

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元兩說孔無明

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

天子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

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鄭云外朝一在庫門外皋門內是

詢衆庶之朝內朝二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

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其市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考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

案曰傳以牖爲明疏引說文者卷七上月部文彼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是也疏又引周書月令三日粵牖者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牖顏師古謂說月之光彩非是王應麟謂月采當作月令粵與曰通隋東阿王碑有其詞粵是也疏旣稱爲周書月令則是逸周書月令解或疑月令解卽戴氏采入禮記者但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與禮記月令不同則知逸周書月令別是一篇非禮記月令且亦竝無三日曰牖之文至逸周書月令其序云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今日雖存文則亡矣不知孔穎達何自得之豈在唐猶未亡故得見而引之與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者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故也又史記云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與此經合也云卜宅又云得卜者周官太卜國大遷則貞龜盤庚遷亳太王遷岐衛文公遷楚王未嘗不卜故此亦言

卜宅卽洛誥所卜是也經營者大雅靈臺云經之營之毛云經度之也鄭云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故此傳云規度位處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
釋文曰納如鏡反

鄭曰納隈曲中也傳曰于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于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疏曰水內曰納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納爲洛水之北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于洛北今于漢河南城是也治位乃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本是殷民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側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脩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拘常制也

案曰鄭云納隈曲中也者此洛納是洛入河處二水相入必有隈曲禹貢河東過洛納書序太康失邦見第五人須于洛納作五子之歌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洛納延于伊納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子穎館于維納皆是也鄭以爲隈曲杜預亦云水曲流爲納與鄭合傳以爲洛水北攷成周

固在洛水北傳以洛汭爲洛水北可也但汭字以水內見義非以水北爲訓
僞孔子堯典立一水北爲汭之例遂于凡汭字皆言水北于此經義雖合而
字訓則非也傳以攻爲治者攷工記攻金攻木等工鄭云攻猶治也是也治
都邑之位者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
祖右社面朝後市是建國必立城郭宮廟朝市之位也鄭注天官辨方正位
備引此經而云正位謂定宮廟然彼文正位下別言體國則正位固不該城
郭等鄭引此證彼非正解其注此經必兼城郭等也逸周書作洛解曰乃作
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郊
山以爲天下之大濬乃位五官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彼文正言營洛之
事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攷工記匠人
營國方九里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數今略其奇數也云郭方七
百里者誤當作七十里郭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郭彼下文云制郊
甸方六百里謂王畿也郭方七百里則出王畿之外四面各五十里必不然
矣云南繫于洛水則在洛北正此經所云洛汭也云以爲大濬者孔通注云

湊會也爲天下所湊會謂四方道里均也云乃位五官云云者禮又云五官
官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禮又云明堂在國南本
講學大夫淳于登說韓嬰詩外傳及鄭禮記注同也疏引左傳解此經爲農
時役衆不拘常制者鄭風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
以管制宮室謂小雪時疏云小雪十月中氣周十二月左傳凡土功水昏正
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前小雪後方興土功而此于周三月起功不依常時
者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
否故不依常時也鄭改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則下文甲子命庶殷丕作是
今十二月之二十一日亦非冬至以前也今十二月非農時疏約言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于相宅無事也傳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
于洛納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疏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是三月
十二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不書者無事也

案曰鄭云云者公至洛之後王亦繼至而經無文故解之以爲王于相宅無

事故不書也但下傳云王與公俱至故此疏據以爲說則非是辨詳下文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子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疏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于天者此郊與社于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以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用饋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于天禮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配文王于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祀于高禘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案曰用牲于郊傳以爲告立郊位于天者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匡衡等奏天之于天子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于豐郊成王郊于維維邑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傳丹雘方進等議禮燔柴于太壇祭天也

蕤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
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
維神明章矣據此知是告郊位成也傳以牛二爲后稷配天者逸周書作洛
解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以后稷配故二牛疏引郊特
牲及公羊宣三年文據彼知帝稷各一牛也傳又言后稷貶于天云云者蓋
經典所言太牢皆牛兼羊豕官少牢則祇羊豕惟郊天用特牲專用牛不兼
羊豕而稷則有異郊特牲又云于郊故謂之郊牲用饋貴誠也又禮器云禮
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
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慎其獨也此皆言郊天特牲之事又
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彼稷謂祭穀神非此配天之祭不得以爲說今孔傳
乃言稷有羊豕者孝經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于明堂同是配天之典詩我將
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其詩云維羊維牛是配食有羊則亦有豕可知又生
民詩毛傳云古者必立郊祿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祿又云從于帝而
見于天則是祀天而以先祿配也則配天者用太牢矣以此推之則后稷配

千郊當多羊豕以少爲貴故多爲貶也經不言者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主于祀天牛與天牲同而見之羊豕非天牲則不言也又攷鄭康成有南北郊天地分祭之說此經牛二之解傳疏旣云帝稷各一有南郊自當有北郊經但言郊牛二意若專指祭天南郊不及祭地北郊者據下節疏以爲省文王商等說此經皆天地並舉疏說得之作洛解亦舉天以該地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疏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勾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乎

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禋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省文也

案曰作洛解云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地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云云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有社無稷而傳云告立社稷之位者疏以爲省文是也旣以爲省文則牛一羊一豕一亦舉社見稷耳攷之禮牛羊豕各一爲牢又爲太牢鄭注周禮宰夫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韋昭注楚語云太牢牛羊豕是也郊惟特牲社用三牲以多爲貶已見上文社牲如此稷牲可知故舉此見彼作洛解但言太社亦省文也乃傳則云社稷共牢夫社稷不可合爲一壇豈容以一牢而祭兩壇乎亂矣甚矣白虎通卷上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

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又云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據此可爲舉社見稷之明證疏乃曲附僞孔援郊特牲以證社稷共牢彼文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攷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皆者謂兩壇皆用太牢也豈共牢乎傳疏非也

又案曰鄭康成以社爲土神勾龍配社是也僞孔以勾龍卽社非也社乃土神勾龍乃人名后土乃其所居之官稷乃穀神棄乃人名后稷乃其所居之官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勾龍后稷皆人鬼以勾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非卽祀以爲社爲稷也此社于新邑卽土神而以勾龍配者言社以該稷耳傳直以爲勾龍謬矣又此傳之說雖誤但旣以社爲勾龍則知社非卽祭地而祭地別有北郊可知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命殷庶殷丕作

傳曰于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勤事疏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

勇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季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于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于彼也賦功謂賦歛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邦伯諸侯之長故謂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

案曰疏引左傳者彼云士彌牟管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卽此經用書命庶殷之意故引之宣十一季楚蔣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亦此意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傳文曰稱挾又反

鄭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太弓此時所賜也傳曰諸侯公卿並襲于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疏曰上周公用書命庶殷者自命之不由王也庶殷既作諸侯公卿乃並親王

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竝觀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已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辨之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

案曰鄭云云者經言以庶邦鄭言以皮以皆與也儀禮鄉飲酒禮云主人與賓三揖鄉射禮則云主人以賓三揖是以猶與也云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者春秋定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寔青純是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也定四年左傳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則璋與寶玉大弓非封魯公之分器當是此時所賜與周公者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璋必云以皮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璋以皮是用璋爲幣必以皮配合之也攷公羊傳璋卽寶玉大弓之玉鄭以璋與寶玉大弓殊言之者何休注公羊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亾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

事天尤重然則春秋所言玉不止于璋以璋是禮天之器當尤異故別言之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鄭曰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
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

禮記

王曰爲戒成王

賜周公也

禮記

傳曰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

順周公之事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于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
託焉疏曰幣旣入卽云賜周公者召公不得賜周公知稱王命也召公見周
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故稱王命賜周公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
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爲言也

案曰鄭云戒成王立于位云云者是時王與公俱在王蓋以旣得周公所獻
之卜而來也知者洛誥王言公旣定宅俾來視予卜休恒吉則相宅時王與
西都未來當于使來告卜之後而來洛也故上文鄭注云不書王往王于相
宅無事也僞孔言王與周公俱至致洛誥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又言俾
來以圖及獻卜若王與公同以乙卯至洛何用俾來獻卜乎僞孔非也

鄭曰瘵病也。

尚書疏。王同。

傳曰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瘵病者在位言無

良臣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康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

釋文曰夫知如字。鄭音。

王曰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尚書疏。列三。等書傳會通五卷。

傳曰言困

于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

殺無地自容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疏曰夫猶

人人言天下盡然也

案曰王以夫訓匹夫者讀如字觀禮記若夫鄭注亦讀如字疑古自有此訓

今人讀爲扶解爲虛字者皆俗說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

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鄭曰面猶回向也。

尚書疏。

傳曰王嘗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爲法禹能

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桀棄禹道天已墜其王命
次復觀有殷天道所以至于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既墜其王命疏曰面爲向
義志意向天言能同天心也

案曰鄭以而爲回向者鄭夏官擇人注云面猶鄉也鄉向同漢項籍傳馬童
面之劉敬曰謂面向之是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案曰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

帝十二季紹引書曰無遺壽考老帥古曰召諸之辭今作壽考與考老義同也

傳曰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
矣况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釋文曰誠自處

徐音吟

傳曰召公嘆曰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于小民成今之美王爲
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暑僭也又當顧畏于下民僭差禮義能
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案曰傳以丕爲大誠爲和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誠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能誠于小民胡幾切丕字始一終亥本作丕分韻本作丕丕丕古通也暑爲僭者說文卷九下石部云暑暑也從石品周書曰畏于民暑讀與巖同臣鉉等曰从品與岳同意五銜切然則山石參差不齊象似僭差故傳訓僭廣韻卷二下平二十六咸亦云暑僭差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鄭曰自用也

尚書疏傳曰王同

傳曰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勢正

中疏曰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案曰鄭云自用也者詩執競傳文傳云躬自非也傳又以土中爲地勢正中疏引周禮云云者彼疏云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昃矣是地與日爲近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據中表之西

表而言是地于日爲近鹵亦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鹵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鹵則景朝多陰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景短多暑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爲近北景長多寒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適當土中也王充論衡卷二十四難歲篇云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鹵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周公卜宅曰自服于土中維則土之中也康成謂禹禘成五服天下方萬里夏衰地減湯制天下方五千里周初定天下猶因殷地以九州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制禮復禹之舊作召誥特猶未制禮則論衡與鄭合又漢書婁敬曰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白虎通京師篇尚書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

善易以聞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此皆說自服土中之義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

案曰書傳會選
音釋治平聲

王曰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

尚書

傳曰稱周公言其

爲大邑于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慎祀于天地其用是土中大致
治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案曰王云君前臣名者禮記曲禮上文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釋文

旦此毗志反
律扶志反

傳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

臣使比近于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
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疏曰顧
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

案曰傳以邁爲行釋言文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季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季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尚書疏傳曰繼受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案曰王云云者召公引夏殷長短之命爲王監若但謙不敢知非戒王意故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也說詳君奭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季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案曰胎說文無此字當作論

傳曰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季不敬德則愚凶不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季

案曰王充論衡卷二率性篇云人性有善有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惡則輔保禁防令漸于善召公戒成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經言初生似言嬰孩時亦可而王充以爲十五子者大戴禮記保傅篇盧辨注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世子入學之期經言自詒哲命謂當修賢智之德以祈永命則非嬰孩所能故王充以太子入太學之期當之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故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傳曰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秉常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順行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于王亦有光明

案曰傳以元爲首者釋詁首元皆始則元亦首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至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傳曰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季勿用廢有殷歷季庶幾兼之疏曰王者不獨治當以臣助之上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

案曰傳以恤爲憂說文卷十下部文式爲用普爲廢竝釋言文王符潛夫論卷六正列篇云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勤恤卽安民民安乃命永故符說此經義如此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釋文曰拜字或作

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

疏

王曰我小臣召公自謂

傳

曰拜手首至手稽首

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我小臣謙辭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民在下
自上匹之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臣
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于王亦昭著疏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
謂既爲拜頭至手又申頭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
稽首施之于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于王

案曰鄭云云者嫌似且拜且言故以爲既拜與拜訖復言也拜手稽首說詳
堯典傳以讎爲匹釋詁文又以末爲終者說文木部云木上曰末易繫詞下
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詞疑之卒成之終于寶注云初疑議之故
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然則末終皆謂卦之上爻是末猶終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釋文曰恭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配用反

傳曰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
多福疏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與衆百君
子皆勤也

案曰勤卽上文勤恤之勤上旣言爲治宜君臣共勤又言百君子指諸侯與

羣吏謂治民非一人故傳以非敢獨斷解之